

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是翻译家杨苡的口述自传，由余斌撰写。全书二十多万字，并附有一百五十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。读完之后，感慨颇多。

杨苡是第一个《呼啸山庄》中文简体字译本的译者。此前，这本书被译为《咆哮山庄》，一字之改，意境更胜。杨苡出生于1919年9月12日，2023年1月27日去世。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杨苡生命中好多的人和事。大家庭里的叔伯姨姑、兄弟姊妹，读书时期的师长同学、朋友知己，几乎每个篇章都是传奇。在这漫长的时间和众多的人事中，在杨苡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她的母亲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母亲，杨苡的人生轨迹很可能就是另外的情形。

杨苡出生在天津一个显赫的家庭。父亲杨毓璋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；祖父杨士燮做过杭州知府；先祖杨殿邦做过漕运总督；祖父的弟弟杨士骥做过直隶总督。杨毓璋娶了三位夫人，第二位夫人徐燕若便是杨苡的母亲。她是一个优秀的母亲，也因此成就了她的几个优秀的孩子。

热爱学习，外柔内刚，是杨苡母亲的第一个优秀品格，也是她自身散发的第一道光。杨苡的母亲嫁给杨毓璋时只有十五岁，确切地说，她是被卖到杨家的。徐燕若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徐父为了供儿子读书，将女儿卖给了杨家做妾。幸运的是，杨毓璋对徐燕若非常好。尽管如此，徐燕若还是非常恨父亲。外表柔美性格温和的她，骨子里其实非常倔强。嫁到杨家后，她经常偷偷地和母亲、弟弟、妹妹见面，毫无保留地接济他们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直到父亲病重希望见她一面，她仍坚持不见。

嫁入杨家时徐燕若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，杨毓璋一直教她识字念书，她也非常愿意学习。杨毓璋有一柜子的《说部丛书》，他让徐燕若就从这看起。一个乐教，一个乐学，徐燕若几乎每天都看书写字。骨子里的倔强和后天的热爱学习，让徐燕若脱胎换骨，有了自身的光芒。

情绪稳定，自立自强，这是杨苡母亲的第二个优秀品格，也是她经历重大家庭变故后散发的又一道光芒。徐燕若与杨毓璋育有儿子杨宪益、女儿杨敏如和杨静如（也就是杨苡），儿女双全，生活幸福。杨苡出生不久，杨毓璋因病英年早逝。杨苡被视为“妨父”，受到许多非议。

十一岁那年，杨苡得了伤寒，花了不少钱也不见好，有人说：“别治了，治不好了，还白花许多钱。”但徐燕若说：“我就不信治不了！我生出来的，我就是要让她活！我就是要把三个孩子好好养大！”她也不像时人那样烧香拜佛，而是为女儿请了德国医生和看护，前前后后花了六百大洋，终于把杨苡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，除了杨苡的母亲，杨毓璋另外两房太太也都有子女，但她们在杨毓璋去世后便带着分得的家产离开了杨家，最后落得个坐吃山空。只有徐燕若带着三个孩子自立自强地过活，在她的影响下，三个孩子也活得乐观而积极，清白踏实地走着人间正道，也一步步迎来属于自己的人生光芒。

杨苡母亲最重要的优秀品格，是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视。先是她自己跟着丈夫学了许多知识；后是她妹妹读妇女职业学校、弟弟念中学，都是她供养的。看姐姐太辛苦，弟弟考取免学费的无线电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做到了汉口台的台长。

徐燕若对三个孩子的培养更是毫不含糊，杨苡在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中口述：“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，我们得有出息，有出息就得念书，而且要念就一直念到头，上完小学上中学，上完中学上大学，我哥哥当然还得留学。她一辈子就这么想的，她自己只上过小学，没念过中学，特别看重念书，也不知道什么就算念到了头，起初以为念完大学算‘到头’了，后来知道往上还可以念，就让我姐燕京大学毕业了以后再考研究生。”这是一个思想多么超前的母亲啊！在这样一个母亲的教导下，20世纪三四十代，儿子杨宪益海外留学归国成为著名翻译家；大女儿杨敏如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；本科毕业的小女儿杨苡成了兄妹三人学历最低的。杨家三兄妹个个都非常优秀，与其母亲先进的教育理念分不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杨苡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没毕业就和同学赵瑞蕻相恋，然后结婚生子中断了学业。徐燕若对此耿耿于怀，杨苡生下第二个孩子后，她对女儿说：“再去考大学吧，孩子我帮你带。”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杨苡考取中央大学外文系，顺利毕业，最终成为一代翻译大家。

有句话叫“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”，而我想说的是：“母亲是道光，照亮整个家。”就像杨苡的母亲徐燕若，无论是被卖作小妾身份低微，还是丈夫早亡家道中落，都没有萎靡消沉怨天尤人，而是带着儿女乐观积极地生活，尽一切可能让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。她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家，让家有了凝聚力，有了信念感。在这光亮的照拂和指引之下，她的儿女皆成大器。

作为母亲的徐燕若，值得所有后来人致敬。

作者简介：李风玲，教师，特约评论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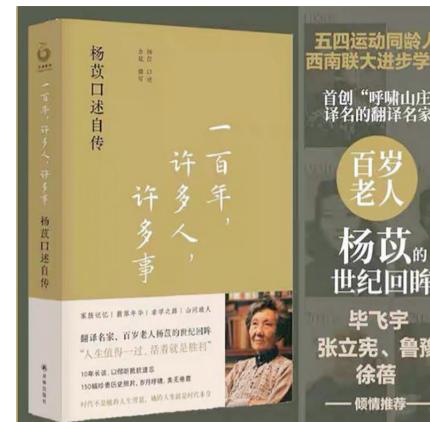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：

zaobaofukan@126.com
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扫码关注
『文化青島』



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

◆ 李风玲

「世界工厂」打工实录

◆ 乔欢



东莞是制造业名城，素有“世界工厂”之称。在这里，数百万劳动者忙碌于各个工厂的流水线，过着与写字楼白领截然不同的人生。《无尘车间》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，作者塞壬以文字为镜头，带领读者走进“世界工厂”的隐秘世界，直击东莞工厂流水线的真实现场。

塞壬，本名黄红艳，1974年出生于湖北黄石，已在东莞长安镇居住十余年，她的身份是镇图书馆工作人员、作家，其作品曾两度荣获《人民文学》年度散文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，被李敬泽誉为“中国散文界的一颗钻石”。2020年至2021年间，为了书写流水线上的工人，塞壬曾化名到东莞工厂打工八十余天，先后在电子厂、模具有厂、首饰厂、狗链厂等十多家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工作过。在《无尘车间》一书中，塞壬将自己从应聘、入职、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二小时，到住进集体宿舍、吃工厂食堂等如实记录，多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了工人群体的生存空间和情感状态。

《无尘车间》一书分为无尘车间、岌岌可危、日结工三个篇章，分别记录了塞壬做合同工、派遣工和日结工的经历。在近三个月的工厂生活中，塞壬接触到很多人，有平时恶语相向、关键时刻却帮助她讨要工钱的工友张淑云，有刚满18岁就出来打工、被老保安队长骚扰的“小师傅”喻琼，有在东莞打工近三十年、已成日结工“大姐大”的罗姐，还有戴紫檀手串和西藏天珠、喷“冥府之路”爆款香水、比工人干活还要麻利的工厂副总……在“世界工厂”这个封闭的生态圈里，这些隐形于城市另一面的人们，恰是这个城市经济底座的庞大根系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于白领们的处事逻辑和悲欢生活。

在所有人物中，摄影师阿兵和一名学生工是特别的存在。阿兵是在镇文化部门工作的一名摄影师，他十几年如一日，每天早上六点多到长东路拍日结工，他与这条路上的小商贩、保安、清洁工、中介老板都相熟，甚至哪个小吃摊的饭食好吃，他都了若指掌。而阿兵接地气的作品更是让人肃然起敬，他将镜头对准清晨行色匆匆的一双双脚，那些男人的、女人的、脏的、干净的、形态各异的脚，都真实无差别地呈现在镜头下，“每一只都是平等的，它们奔赴相同的目标”。塞壬做日结工时，和一名学生工同在折衣服的线位，那名学生工是为了买iPhone13才来做暑期工的，他是工厂里所有与塞壬接触的人中唯一洞察她“卧底”身份的人。他告诫塞壬，不要选择性瞎眼只关注黑暗面，要尊重事实，“盲目唱赞歌是不对，但也没有必要夸大苦难”。

作家创作，未必都需要亲身体验，完全可以通过查阅资料、采访当事人来完成。但塞壬是一位勇敢、行动力极强的写作者，她不愿将自己局限于狭小的采访层面，而是颇费周章地深入工厂，做一名最普通的流水线工人，再将所见、所闻、所感化为文字，这对于已过不惑之年、离了裙子细高跟鞋口红香水就无法出门的她来说，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她像其他工人那样，“吃三块钱的红糖馒头，喝有咸菜味的茶水，为了争一个可以伸展双腿的活跟工友翻脸”。在作品中，她更是敢于大胆披露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不遮不掩，坦率直接，其勇气和真诚令人敬服。

初进工厂时，塞壬一厢情愿地认为“作家身份是对一个人价值的加持”，但后来她发现，除去作家的光环，如果写不出作品，她跟劳务市场上的普通日结工没有区别，甚至还不如别人年轻力壮、更有价值。她初见“小师傅”时，总想为“小师傅”做点什么，把其当女儿一样呵护，但后来她醒悟，自己的路得自己走，别人无法代替。

她还发现，选择流水线并不是一种最坏的人生。东莞普工的工资是十块钱一小时，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晚上九点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，含加班四小时；全年无休，双休日算加班，包食宿。她估算了一下，“一个新工人不缺勤、不迟到早退，一个月下来刚好差不多能拿到五千块钱（加上全勤奖七十块）”。而日结工，则是每小时工资八块到十四块不等，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小时，包两顿饭，工资当日用微信结清。在工人们眼中，钱是最紧要的事情，能够落实到一盒牛奶、一块肉、一个红糖馒头或一碗炸酱面，他们宁愿加班多赚钱，也不愿干轻松但钱少的工作。工人阿坚是徐闻人，他尝试过多种工作，当跑堂、做导购、跑销售、最终还是回到了流水线。他瞧不起在老家当小职员的同学，因为他们“每个月工资不到三千块钱，只是混日子”。

塞壬最初对工人们是俯视、同情的，但她很快了悟，工厂是一个食宿有着的落脚点，饭菜管饱，按小时取酬，“你可以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，过往所有的失败、落魄都归零。你的人生，在这里可以从头再来”。塞壬开始释然，并忽然获得了一种底气：“我畏惧什么呢？即使遭遇再大的厄运与失败，我最后依然有一个去处。我不会流落街头，更不会乞人脸色过活。无尘车间的门永远向我敞开。”

作为一部“世界工厂”的打工实录，广阔的时代视角和在场的现实感固然十分可贵，但充沛情感的注入更是赋予了这部作品独立不朽的灵魂。或许，这才是《无尘车间》好看并区别于其他打工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。

作者简介：乔欢，中国小说学会会员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资深书评人。